

從地面上蔓延開的姿態——《青苔》

還沒翻開之前，雜誌的模樣比正方形略為寬扁；西式左翻的薄薄開本只有二十四頁，以騎馬釘簡單裝訂的小雜誌。雜誌的封面乍看找不到名字，然而封面右上角卻有着淺淺的打凸痕跡。對着陽光看，發現是「青苔」兩個字，但兩個字都只有不完整的左半邊。這兩個字痕不起眼地壓在封面那張照片的粗糙底面上，緊貼而懸浮的柔軟姿態。 ■文：劉佳曼



雜誌內頁

這是《青苔》。大家都說「滾石不生苔」，苔在這句話裡面是不好的東西。但是為什麼一定要當那麼生硬而且停不下來的滾石呢？「我寧願當青苔」，他們說，「它不像一朵花或一棵樹那樣醒目，可是就這麼地長了。」

近三十歲的青澀姿態

隱晦的封面是這樣一張照片：粗糙的地面上，拉長了的半個人影，張開的手。從這裡開始我們翻開《青苔》。薄薄的二十四頁雜誌，三月才發行的第一刊暖身號，內容是關於「不一樣的人生選擇」——在台東的兩個女生剛大學畢業就創業，開了讓人身心放鬆的按摩店；在台南的素人藝術家投入傳統民俗藝術宋江陣，蒐集臉譜、畫打面，推廣。

關注年輕人以理想投注的獨立事業，《青苔》一期只介紹兩個到三個「有着偏執的年輕人」以及他們一直在做的事。「不管世界怎麼轉，對於自己在乎的事情就義無反顧地去做。」創辦《青苔》的林劭瑠說，「這些年輕人跟我們自己一樣有相同的執着，但另一方面又有同樣的恐懼。」從自己帶着恐懼的冒險出發，這就是《青苔》的青澀姿態。這本刊物的基本組成只有負責採訪撰文的林劭瑠與負責攝影編排的陳偉，兩人都是二十歲後半的七年級生；以兩人為中心，這本刊物環繞着年輕人在現實與夢想之間的擺盪。

接近三十歲，對許多人來說是慢慢脫離青澀、開始在職場上追求晉升、在人生中追求穩定的家庭、婚姻等「上軌道的人生」，然而這本由近三十歲年輕人發言的刊物卻要告訴大家不同的世界。「這裡面有給同代人年輕人的訊息，希望告訴他們人生除了追求那條固定的路之外，還有很多不一樣的人生。」兩個人笑着說，「這裡頭也有對『長者』的放話，告訴他們年輕人也有他們所不能理解、想像不到的人生選項。」

對紙與印刷的情感

兩個人很巧合地都來自出版相關的家庭：陳偉的母親是台灣早期雜誌《綠生活》的主編，而林劭瑠的父親則是台灣知名文化人向陽。「小時候家裡就是出版社。」林劭瑠說，雖然已經不記得家裡開過出版社、或者家裡有出版品這件事，但卻一直喜歡在紙上剪貼、畫圖寫字，對出版這樣的事感覺很親切。

「雖然什麼也不記得，但跟現在做的事放在一起，好像一切有冥冥之中的串連。」

對紙與印刷的情感也是《青苔》選擇發行紙本、而非以現代年輕人流行的網路傳播的主要原因。負責編排版面的陳偉笑着坦白，「其實這是我第一次作版面編排。是為了做這本刊物才去學排版軟體。」雖然兩個人對紙本印刷的經驗才剛起步，但是還是喜歡紙本的自由性。「網路上會有版型的限制，沒法像紙本這樣自由；而且網路的閱讀是跳躍式的，但紙本打開就是面對那兩頁，在閱讀時比較容易進入整個刊物裡面。」

雖然整本刊物就是兩人的創作實驗，但是採用鉛字排版的封面與充滿空間感的故事版面，卻一點也沒有膽怯的意味，反而帶着無框架的強烈主張，《青苔》的聲音就像是小小的苔藓那樣，不知何時已經在那裡，徐緩、不起眼，且蔓延以無聲的、不規則而毫無限定的姿態——翻開這本刊物，既找不到標注發行頭銜、編輯／攝影分工的版權頁，也看不見頁碼這樣標注性的資訊。

「我本來覺得沒必要寫，因為只有兩個人，如果讀者真想知道，他們上網就能查到我們工作室了。」同時兩人都認為，分工上也是很多事情混着做，用那樣的頭銜標注太過生硬，因此也不意識地在排斥這樣標列式的表現。「不過，出刊以後，來幫忙協助的朋友越來越多，給了很多意見或實質幫助，因此之後可能會用比較軟性的方式來作分工標記。」

麵包樹底下的夢想

名喚「麵包樹工作室」的屋子裡，一進門直對的牆畫了一株漫開枝葉的麵包樹。這是《青苔》暖身號中受訪者之一的作品。樹下是一台小音響，橫列地陳擺着各式舊雜誌刊物。牆的西邊是一扇大窗戶，窗邊在下午時分會投進慢慢拉長影子的陽



工作室



工作室一隅

識得他們。」
「應該這麼說，」陳偉說，「是因為我們身邊有很多偏執狂的朋友，因為想寫他們的故事，所以出版了《青苔》，不是為了作《青苔》而去找這些人的故事來寫。」

這個暖黃的空間裡，是兩個人向世界展開的共同起點。他們把目光投注在構成世界的「人」，從身邊開始，讓視線落在那些獨特的人們身上，說他們人生中獨特的故事。

提到兩人對《青苔》的未來計劃，不同於一般獨立刊物想一直把同一個刊物持續下去的想法，兩人說，「《青苔》的話，希望做一年。一年之後再做別的刊物，與《青苔》不同性質的。」而今年接下來即將出版的《青苔》中，也有關注台灣最近熱烈討論的都市更新議題，也可能做居住在觀光老街邊緣的年輕人眼中「另一種老街的模樣」。剛從菲律賓北部旅行回來的兩人，預計把在菲律賓拍攝到的影像自費出版攝影集。

就如同封面上纖細宛如浮雕的刊物名字一樣，無色、不完整、也不起眼，但《青苔》裡蘊含着看似未成熟的動態能量，正在出發，正在蔓延，看似靜止的姿態中綿密的生長着。就像他們寫在第一頁的文字那樣，這正是一種「永遠在路上、永遠在路的外面」的青苔姿態。

每月一薦

文：江澄 (<http://blog.yahoo.com/snowy-cloudie>)

打工皇帝的武林秘笈

這本書的作者陳振康堪稱新一代打工皇帝，29歲當上市公司董事，現是四家上市企業的高層員工，兩間做公司主席，兩間做董事總經理。亮麗履歷的背後卻是普通不過的出身，理工學院會計系畢業後選入不到八大會計師行，當了上市公司董事不久卻被裁員，金融風暴中慘變負資產……

但《上流力》不是一齣「情節大起大落，劇力迫人」的長篇連續劇。相反，它的內容非常實際，甚至實際得有點老生常談——負責產變打工皇帝不是靠一鋪翻身，谷底反彈，而是要密食當三番；窮小子總有出頭天，原來因為沒有什麼偉大夢想，見步步行；成事的關鍵不是獨具慧眼，洞悉先機，而是多走冤枉路……

陳振康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眼見許多香港年輕人漸漸變成日本的「下流階級」，沒有人生目標，得過且過，生活質素和社會地位逐漸向下流。他認為年輕人只要像他一樣，堅持正面的思想和行動，不論經濟環境怎樣改變，依然會有上流力。

他以過來人的身份分享成功秘笈，而他的秘笈非常易記，就是「加減乘除」。「加」是加料，為自己添一些正面的特色，令人記得你。「減」是刪去盲點，年輕人普遍的盲點包括公主病、抄捷徑及經常吐苦水等。「乘」是以幾何級數擴大社交網絡，目標是每年結識100個新朋友。「除」則是跟人分享正面訊息。

《上流力》裡有很多作者的個人經歷，當中幾個描述「八十後」的小故事非常寫實，發人深省，但我最喜歡的還是他寫《射鵰英雄傳》主角郭靖那章，說郭靖才是古往今來的打工皇帝。郭靖憨直但不聰穎，最後怎會成為一等一的武林高手？因為對每一位師父，不論是江南七怪等二流角色還是丐幫幫主洪七公都一視同仁，絕對尊重服從，亦唯有這樣的人，高手才放心將畢生絕學傾囊相授。

一切都很好，只要我們能做到。苦練成功秘笈前，讓我們先苦練成功人士的性格吧。

書名：上流力
作者：陳振康
出版社：天窗
實體書售價：港幣98
電子書售價：美金11.99 (約港幣93.5)
特別鳴謝：首尚文化 (www.handheldcultur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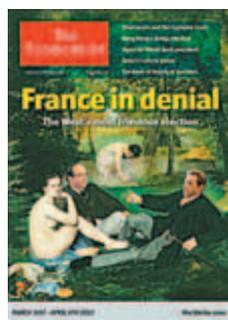


要刊書事

圖、文：C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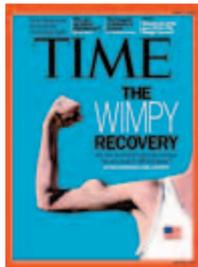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 31/03 :

不少參與過「曼哈頓計劃」——美國在二戰中研製原子彈的科學家們，一直陷入在自我譴責的泥潭中。也有少數科學家在那核彈實驗的初始，就隱身而退。波蘭裔物理學家Joseph Rotblat就是其中一位。當年，他無意中聽到了一位計劃負責人說，造原子彈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鑄除納粹，而是要用來威脅前蘇聯。之後，就毅然去了英國，致力於藥物研究，並成為一名積極的反核武器人士。新書Keeper of the Nuclear Conscience: The Life and work of Joseph Rotblat，將物理學家的個人經歷與反核組織聯繫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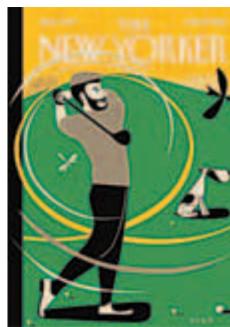
Time 《時代周刊》 02/04 :

英國作家Marina Lewyca有天生的幽默細胞。在德國難民營出身的烏克蘭後裔，剛剛退出大學的教職，同時投入寫作。她今年65歲，2005年發表處女作A short History of Tractors in Ukrainian，這本自傳的小說一炮打響，贏得了商業和評論界的好評。Lewyca的小說，儘管處理的都是極嚴肅的話題，比如被戰爭摧毀的家園、外來老公、巴以衝突等等，但她喜歡用一種充滿幽默的口吻，融合東歐的幽默以及英國戲劇的張力。她的近作 Various Pets Alive & Dead，講述了一個家庭中兩代人價值觀的不同。Lewyca感覺她創作的高峰期到了。



The New Yorker 《紐約客》 09/04 :

隨着人口的增長，人們越來越擔心未來失控的局面。於是，有關生育的道德問題也成為討論的焦點。評論人Elizabeth Kolber舉出了不少歷史因素，也參考了秉持不同討論觀點的著作。加拿大學者Christine Overall在「Why Have Children? The Ethical Debate」中，論述了生小孩最終對家長和孩子都沒有好處。南非學者David Benatar更宣稱不要孩子是最合理道德的做法。美國教授Bryan Caplan則有相反的觀點。



The Guardian 《衛報》 04/04 :

美國作家Harper Lee，因曾在1960年出版了小說《殺死一隻知更鳥》而躋身上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列。但在小說引起關注後近50年的時間，她都拒絕媒體訪問，而且，在此之後，她也沒有再出版過別的小說。她選擇了對自己的隱私以及家庭和朋友關係的保護。不過，紀錄片導演Mary McDonagh Murphy最近成功訪問到了作家的妹妹Alice，對方已經是100歲的老人了。Alice首次在鏡頭前聊到了姐姐的童年以及寫小說的背景。Alice和她的父親都是律師，而律師的形象也成為小說主人公的職業。

